

本國學基
叢書
周
濂
溪
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溪 濂 周

撰 頤 敦 周



行發館書印務商

原序

予總角時。初就塾師。先君子爲予言曰。周程張朱。孔孟之正傳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識之。迨後從事舉業。而周程張朱之言。僅從性理。及近思錄中。領略大意。尙未獲盡觀全書。每時時思購之。而不可得。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效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遑忙。未遑逮及。丁亥春。恭膺簡命。叨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披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訂之。因思聖學之失傳也。自孟子而後。大道不明。卽以韓昌黎之才之識。猶不免孔墨並稱。況其下焉者乎。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奧蘊。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說。字剖句晰。無微不彰。日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內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曾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黃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傲福。菲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真所謂闡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緬想其爲人哉。今者性理。近思錄。二書。以先生開其先。當已家傳而人誦矣。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

襲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沒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奧則太極一書雖廣大精微要其陽變陰合誠通誠復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傳於不墮庶無負先君子庭訓意也是予之願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周濂溪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朱子圖解

朱子太極圖說解附辨

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卷之三

語類附見

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卷之五

通書一

周濂溪集 目錄

語類附見

卷之六

通書二

語類附見

卷之七

諸儒通書論序

卷之八

遺文并詩諸儒記詩跋附錄

卷之九

遺事朱張語錄附見

諸賢贈送唱酬附錄

諸賢懷仰紀述附錄

卷之十

年譜序本傳墓誌銘事狀附錄

卷之十一

諸記序銘附錄

卷之十二

諸記并祭祝諸文附錄

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周濂溪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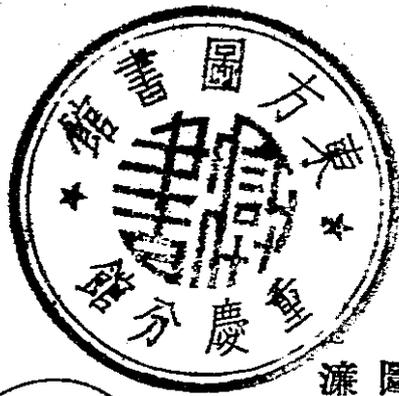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參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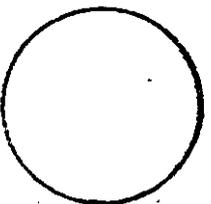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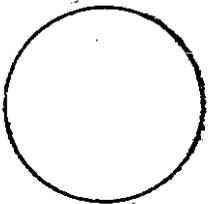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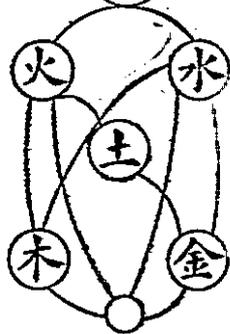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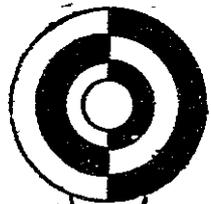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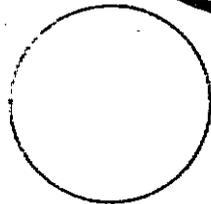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瀟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靜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圖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之所由能動靜者，理為之宰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道不離器，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之道，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道是道，器是器，已上三句。◎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即是第一層。◎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之地。◎陽盛，故居左之地。◎陽釋，故次火之地。◎陰釋，故次水之地。◎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

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也。水亦即陰陽之極，非五行有餘，而陰陽不足也。陰陽一太極，精靈本末，無彼此也。陰陽理本也。氣
末也。然雖有精靈本末之別。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形上之道，本無方。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
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皆具，故不待假借。物○
妙合然後能。○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氣以天地自然之化，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
形化者言也。則自相感受，而生曰形化。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靜之氣。神○之發也，動之氣。陽○五性
之德也。行之理。善惡男女之分也。陰○萬事萬物之象也。人能化生萬物，此天下之動，所
以紛綸交錯，德性所雜，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而趨吉避凶，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
一。聖人乃天地間氣所生，最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聖人具動靜之理，是
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合天理，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紛綸交錯，不勝其咎，聖人之動，而
感通萬事，無有窒礙。蓋中也，○仁也。感也，○流行之候，仁禮亦人心生機，深著之理，乃造化發育
也。所謂○也。順乎陽○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冬秋乃造化發育
候。義智亦人心節制也。○所謂○也。靜之理。○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於
然四者皆性之德，渾然而靜者，常爲主焉。○存未發之中，爲已發之和，故常主於靜。則人○於是乎立。道

教之謂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人全乎太極之體用則宇宙之閒執得而遠哉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正是此道理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此學知利行以下之氣質之用小人之放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而感物欲動而不知節則人欲肆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無極而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無極本實則一○也外萬理不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太極不出陰陽之外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

朱子太極圖說解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是解太極二字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有無合一之謂道

朱子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更在目前。而互古互今。擷撲不破。蒼蒼者上天。理在載字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雙峯饒氏曰。天地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爲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通書以明太極之實理。故朱子引之。陰陽誠也。其理即所謂道。誠即實理之謂。其動也。誠之通也。發出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內藏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陰陽之流行者。而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而動生陽四句。乃指陰陽之定位者而言。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自然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而行。太極形而上之道也。可見陰陽之定位者。而言。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自然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而行。太極形而上之道也。可見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氣有可循。已上四。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陽上看。則動靜不同時。此句言流。行不同。陰陽不同位。此句言定。而太極無不在焉。微而無聞也。自其微者而觀之。極上看。則沖穆無朕。無聲臭。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可見道之體用一原也。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一陰一陽其合。見其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一動一靜其本無終故不見其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引此以明道之無窮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動靜陰陽皆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太極動而生陽不是動後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是循環生去。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問繼是動靜之閒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此處若不有繼善之道，便都息了，如何來年會生，蓋貞復生元，故能無窮如此。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爲先，陰爲後，陽爲始，陰爲終，猶一歲以正月爲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爲一段，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待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問：形而上者理也，如何不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

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方可見此理。所以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要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亦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北溪陳氏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如此。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麤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承上文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得陰靜而

氣行於天者也以得陽動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生謂始生非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一天三陽也火二地金

四陰也此以天地奇耦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行謂運行即五行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五氣順而木春旺火

夏旺陽也金秋旺水冬旺陰也此以四時生旺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此以氣質清濁又錯而言之則

動陽而靜陰也此以動靜而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體無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不外至其所以為

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不離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陰陽五行總包括於一大極之中

不為虧欠五行各具一極非有閒隔也

朱子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陰陽五行七者衰

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問陽何言變陰何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濁重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五行之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水質陰而性本

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

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太極只是一箇理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

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

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承上文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釋

句。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釋下蓋五行異質。始四時異氣。行。而皆不能外乎陰陽。

陰陽異位。定動靜異時。行。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無是性之本

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性卽太極。自其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言。謂之太極。自其在人物稟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此性字帶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在氣質上看。雖有各偏一性。而實具此全體之理。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此性字則專指理而言也。

朱子曰。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五行之生。各一其

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南軒張氏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綢繆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通承上文而言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人物始生未有種類，不得受天地之醇氣而自然化。聚成形，既已氣化而成形矣。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人物既有種類，受化育之理，所以復窮盡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氣化中專，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形化中專，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命之性，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命之性，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太極而性無不在者，太極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前書五行之生，各命之性，無不在，至此成男成女化生，萬物尤可以見性之全也。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包天地之外，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以證各具太極，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卻不言太極，何也？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體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卻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後。

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若當初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有各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既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然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所謂率性之應圖然形生於陰應圖神發於陽應圖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應圖五行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應圖謂道是也成男坤道成女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應圖萬物化生此皆自氣質習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總承本節之意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見上做病得來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禽獸具形而不識義理則便與禽獸無異矣

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直端正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獼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不肖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

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而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曰。陽善陰惡。周易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隨在人如何看。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

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只栖栖爲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亦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義理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

氣來衝拗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即禮。其處之也。正。正即智。其發之也。仁。動。其裁之也。義。靜。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全體大用。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主靜二字。以理而自靜。不是聖人專意要去主靜。所以圖解中說。而靜者常爲主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循環一理而已矣。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先後有序。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一陰陽動靜之理而已矣。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靜體而動用。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引程子之言。以再申主靜之說。

朱子曰。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聖人表裏精蘊。無不昭徹。其形體雖是人。只是一團天理。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卻說仁義中正。中正即

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中正仁義這四箇事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卻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卻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中正仁義。言生之

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事物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卻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底意思。然施行卻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旣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卽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致之功也。所謂主靜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如何得靜。且看孟子言夜氣一章。所存底甚麼。從此用功。便能到得聖人主靜田地。凡於日用閒。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閒也自別。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

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詎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閒收斂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凝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春陽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未至此而脩之。是脩底工夫。君子之所以吉也。合乎太極。不知此而悖之。是悖底情狀。小人之所以凶也。逆乎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一念之敬。天理由之以減。可不畏哉。敬則欲寡而理明。天理人欲每相多了一分。天理上便剋去一分。人欲上減了一分。天理上亦就明了一分。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無委曲故直。而聖可學矣。世人肯學聖者。由於不能捨欲故耳。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原。用力處卻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饑渴飲食。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事物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遏他不住。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閒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可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問。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阻。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西山真氏曰。周子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是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因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

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閒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箇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閒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

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陰陽以氣言。故曰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在天曰陰陽。剛柔成質。故曰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在地曰

義成德。仁義以理言。故曰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在人曰仁義。天地無陰陽。剛柔則無以成。人道無仁義。何以爲人乎。道一而已。隨事著見。

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吾道一以貫。正是理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

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無極而

死矣。太極本無極。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

說。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揚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柔。陰。義當屬陽。剛。曰。仁之定體。自是屬陽。義之定體。自是屬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但看萬物發生。

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卻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統體原作論之。仁卻是體。義卻是體。義卻是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得知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卻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尙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

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閒。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無陰陽剛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於一日。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閒。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已。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能求之六經而得。但亦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會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會說。曰：顏會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亙古亙今，攬撲不破者也。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所，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如此精密。太極圖某不分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附辨

愚既爲此說，讀書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原作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

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謂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極哉。若夫所謂體用一原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閒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麤先後之可言哉。況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原作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原作統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榦。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紛紛之說矣。

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矣。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十年之功。沈潛反復。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其謂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闕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

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心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延平師生問答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切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雷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閒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晦庵答陸子美書

周濂溪集 卷二

梭山陸九韶書云。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答云。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亙古亙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所可疑者。乃在此不在彼也。

梭山又書云。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於上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答云。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復。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

晦庵答陸子靜書

象山陸九淵第一書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

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中曰一。則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是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鄉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下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云。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

晦庵答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四方八面。合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

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明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瞭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誣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形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又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字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象山第二書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

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遯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遯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靈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徼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

晦庵答書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止其言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謂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止豈可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止子不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止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義。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同。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亦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乃爲明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

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孰為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夫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皆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止大率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

來書云大傳洪範詩禮爾雅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止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止前又云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無狀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哉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此說嘗疑有贊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遠慮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

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止不知漏泄得多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往往

只是於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

亙古亙今。擷撲不破者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程端蒙與象山書

夫太極之理妙矣。實萬化之根柢。而此理之本原也。夫天下萬事萬物。行於有形之中。非有爲之本者。則亦安能亙古今而不息哉。天理而不本於是理。則造化之功有窮。人生而不得於是理。卽人道之大不立。至於一事之細。一物之微。苟不能得是理焉。則亦何能屈伸往來。闔闢聚散於百千萬變之中。而不自已哉。然斯理也。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搏之而不得。舉之而不勝。非有形體物象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焉。蓋聞太極乃無形之理。而非有形之物。其意混然。非以無極太極爲兩物相對而言也。大易雖不言無極。而曰神無方。易無體。中庸雖不言無極。而曰無聲無臭。周子之意亦猶是耳。閣下又謂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太極。理也。陰陽則氣也。氣固不離乎理。而遂指氣爲理。則不可。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非道。而所以陰陽者道也。今閣下又謂自有大傳。至今

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以閣下之言觀之。謂周子於太極上復加無極。則是謂太極之上復有無極。而無極自爲一物。太極又自爲一物。其爲錯認大矣。大抵閣下之學。用力於存想。馳心於空妙。乃禪者之餘習。而不知天地之間。只是一箇實理。該貫動靜。通徹內外。舉理而不遺物。存體而必及用。乃古今相傳之正學。而非若異端之爲也。

晦庵答胡廣仲書

胡廣仲云。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有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朱子答云。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獨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舉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

晦庵答楊子直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靜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函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晦庵答廖子晦書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

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晦庵答黃直卿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閒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問答蓋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議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紀草頭木腳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三

朱子語類附見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衰

說黃義剛錄。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卽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

此。舉太極圖說云。此便是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夔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有問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

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康謙錄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漢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康謙錄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徐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

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

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董錄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

神。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

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卻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

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葉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

大小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葉賀孫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常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說。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甘節

上一圈卽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撇開引教長一畫。並湯泳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林子玉

問。木陰釋。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林子玉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

氣化處可見。林子玉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卻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

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

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葉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徐

○無極而太極。聞見總說

林黃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李閔祖錄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卻不知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林夔孫

又黃義剛錄云：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

問：沖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林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

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徐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

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卻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甘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

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答王子合書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

極之理。徐寓錄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似

兩物。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

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答鄒子。上。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明。德。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虛。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虛。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閒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

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黃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

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繫益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恪

問：以未發爲太極。曰：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

陽，動則爲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卽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答呂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

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閒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

底是太極，非也。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

不拆開說。徐

喚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是說那箇對立

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卻只是一氣。晏

余國秀說太極。先生曰：公說太極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伊川云。動靜無端。葉賀孫錄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廖子晦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止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係於陽。以正性命為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廖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說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獨定位耳。答林問。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器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蓋

問。同前

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

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葉賀又云。先生云。動靜者所

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

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直癩云。賀孫錄云。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那動底。黃義剛。

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

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葉賀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

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

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元。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

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

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書。

○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圖見解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

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度德明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

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

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葉賀孫

周元與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為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為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

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

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董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先生應。甘節錄

墨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有人魂是氣。體魄是質。與益齋錄

○五行一陰陽止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詳見總論。答楊子玉。

五行一陰陽也。止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

略。緩急耳。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

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沈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出來。鬖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卻是子在母內。先生云。是

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與益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

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殿時

問。聖賢說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

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

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

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

直。金從革。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

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嚴時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書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非同者氣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節甘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割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

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無極之真止變化無窮焉圖見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則者。性也。答黃道大書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合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只看太極圖某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答劉叔文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金去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卻皆善。皆善二字。又記是無惡甘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

語亦此意也。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止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

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

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廖德明又云聖人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

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問同前。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

主靜。曰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矣。石子重

問同前。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葉賀孫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

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

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言語底意

思僞金去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

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

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太極說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輔廣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衰衰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自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林爽孫

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葉賀孫
李守約問云。闕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乃出於老氏之說。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也。靜也。靜也。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葉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尙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禮，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尙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董銖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

正二字較有力。李閔祖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說也。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的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沈頤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誥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輔廣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卽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
答廖子晦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陳北溪太極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黃勉齋中庸太極體用說

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子思子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

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

書晦庵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

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矣。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遶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遶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遺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辨。究極其

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謹書

薛文清讀書錄論太極圖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太極圖遠而上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者歟。蓋指貞元閒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亦卽康節所謂貞元閒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然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閒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麤本末之閒。則理氣不相離可見矣。

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閒隔。一以貫之。

太極十箇。○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上。一○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卽在下餘○之中。所謂精麤本末無彼此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於圖之表。

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微顯無間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卽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之太極。卽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太極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包無極而太極。下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

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閒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

太極卽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受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太極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閒。後人論太極卽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博。

心所具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只於身心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便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太極卽是仁義中正。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解未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恃之。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

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指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眞說夢耳。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哉。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而後可。苟只於圖中著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二程以當時無可愛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於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五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蠶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翫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此序濂溪先生最後集解通書而作也。先生始集通書，莫

考其年據先生序云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然猶有未盡云乃於乾道己丑置校舊編為建安本至淳熙己亥凡十一年復加更定為南康本又八年丁未重為註釋而是編始定今本一以此為正而是序特列於首諸序跋次見於後

誠上第一而賦於人乃性命之大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書答語類附見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錄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蒙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吳

爨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金法

爨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節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卻是統言道理。萬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三句，卻與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揚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卻以仁爲陽，義爲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乃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滅，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嘗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學可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

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楊道夫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

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伯謨書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閒地下氣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煖底，乃自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舉時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卻只是就人上說耳。舉時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此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卻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尙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

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先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節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卻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可學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萬入

誠下第二。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

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也。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語類附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傑人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可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錄

誠幾德第三。此篇以誠幾德明入道之序。而為聖賢神所共出之途也。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閒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致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語類附見

通書誠無爲章說聖賢神三種人

恐有記
錄

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

蒙

曾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

卓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寓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誠、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輕重。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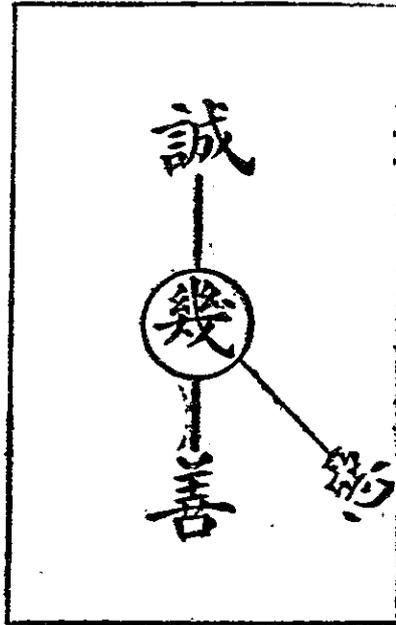
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葉賀孫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卻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卽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祖道

趙致道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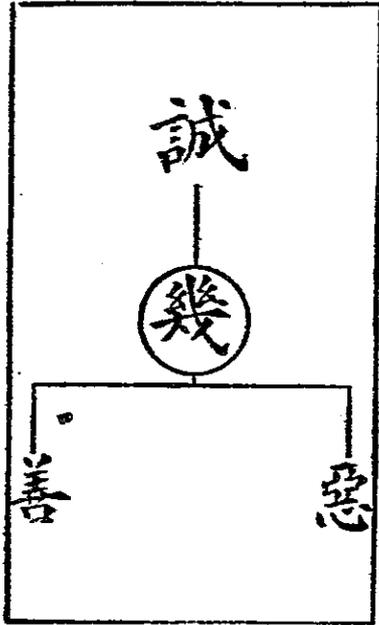
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右。

圖



此明周子之意。

二



此證胡氏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廬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余大雅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顧不到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或以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謨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心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直卿端蒙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

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誥堦。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誥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錄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卻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端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

而所到有淺深也。蒙端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十一章十六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

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

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

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也。答黃直癩論太極書注云云。

聖第四。此篇言誠神幾之妙用。惟性焉安焉之聖者能之。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

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語類附見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蒙端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閒。蒙端

林間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的時，在入識之爾。寓

幾雖已感，卻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卻只在起頭一些子。闕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卻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審幾謹獨三且所爲相似方子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傑人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在誠，着力在幾。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

二簿錄云在然緊處在幾淨同。

慎動第五此篇言動得其正則用得其和。非是和則辱則害。此所貴於審幾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語類附見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

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

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葉賀

道第六此篇言道在仁義中正能守能行能應則道全而德備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此篇言氣質有偏則失其中是以有貴於修道之教也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語類附見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可學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卻兩件剛惡柔惡卻又剛柔二善

中擇中而主立。池作焉去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營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天道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心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耳若纔說性時則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

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沈

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義也。萬人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林堯

潘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此書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

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云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為明白。答何叔京書。

幸第八此篇言衆人多失於動費。有知恥之心而後可教也。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語類附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為重。

思第九 此篇言未能如聖人無思之誠實能思以審其幾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語類附見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舉時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志學第十此篇言為學當立志大則百物皆通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寂空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語類附見

竇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卽是孔顏胸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卽是伊尹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德明耿名乘

竇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

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明德。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閒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旣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語類附見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卽此書二氣五行之說。

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

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道此篇言禮樂相須之意也。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語類附見

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君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

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即前篇所謂誠也。不誠無物，爲焉而已。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

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語類附見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此篇以善惡兩端明修己治人之事，即所謂恕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

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發明動靜至理，通乎造化，其道無窮如此。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

明圖意更宜參考

語類附見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卻

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卽道。道卽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此竹倚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自有箇道在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閒。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閒。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管得晝夜。晝夜卻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巖底了。

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卽神也。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兮。言旣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此篇論古樂今樂之異用而治亂由之。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淡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朱子曰。欲於齋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聲音之道與政運。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語類附見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尙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

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何如。曰亦是一家。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此一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尙說得去。法度卻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

樂下第十九 此篇言樂之聲淡辭善，有關於風俗如此。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語類附見

一卽所謂太極靜虛卽陰靜，動直卽陽動。明通公溥卽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

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問。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人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

問。聖可學乎。一爲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概。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蒙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六

通書二

公明章第二十一 此篇言貴去私以明，不在用察以滋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語類附見

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

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肩子。

朱啓明而堯知其闇，認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為心之太極，性則稟受不齊，命則萬殊一本，示人反本之學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語類附見

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卻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卻於每篇之上。加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卻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卻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楊道夫

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麤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蒙端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淳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蒙端

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的小的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植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種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

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閒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謨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見道之大。有以自樂。則富貴貧賤不足言矣。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閒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閒。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語類附見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

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曾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顏子之樂。其實卻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去。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閒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

此事卻似莽魯。不如此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言動視聽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

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卻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去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問顏子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間。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箠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箠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然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

元有此樂。

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拈不上。胡叔器

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的。固是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者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黃義剛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卻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此篇言道德至貴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也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者。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勇於自修。今人不能。雖滅身而無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此篇言天下之機。所爭在勢。重則難反矣。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語類附見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舉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道大其蘊不易知惟顏子之深潛純粹始能得之若急於求知者則淺之甚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語類附見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

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卽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語類附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看得活。

易本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其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緼袍之緼。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

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語類附見

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愆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了。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語類附見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

富貴第三十三此篇言君子之道內重則外自輕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書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語類附見

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設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此篇言學聖人者當求之道德不可徒溺於文辭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語類附見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言實理自然之道。未至於誠者。則費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語類附見

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

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為治之道。在乎中正。明達果斷三者缺一不可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勸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語類附見

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穉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汨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有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郭寬居之。又謂圖象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

一繫辭說又皆傳老陳腐之語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狐公之罔索狙也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人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窮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所謂鄭夫人誌乃為水留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見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能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當柔如之師友一章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游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應阜以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為蒸言皆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寓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樓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

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版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七

諸儒通書論序

伊川顏子好學論

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种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歐荷蓀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

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恐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詩書易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尙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迺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尙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卽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

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謹題。

又延平本

朱熹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師友章。下當自道義者以折為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作化。化章。作順。順化。愛敬章云。有善。此下有苟字。學焉。此下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字。曰不善。此下有有字。樂章云。優柔平中。作平。輕生敗倫。作倫。聖學章云。請問焉。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一作能化而齊。齊。一作消。過章。作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無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十有九條。今附見於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

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閒。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在左右。蓋秉彝之性。才有主著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晦庵答汪帥書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晦庵答何叔京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摯。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晦庵答李方子

黃丈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先生曰。比語孟更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又曰。濂溪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

晦庵答余大雅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陳北溪性理字義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閒參差不齊之時多。不

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摸。就人與天相接處。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纔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善。乃是就其開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此成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善。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文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八

周子遺文併詩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春陵周惇實撰。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搏篆額。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

附晦庵書說後云。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迹。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旣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園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閒。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書。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朱文公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度性善記云：按吾鄉前輩何平仲詩集，有贈周茂叔詩，又有聞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詩賀之，又有題張氏養心亭詩，又有留題養心亭詩，又有題茂叔拙賦，又和劉職方游張氏園亭詩，首句云：此地吾鄉境，味此言，然後知張子宗範者，乃吾鄉士也。今觀濂溪養心亭說，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爲題此名，且稱其人有行有文，又語之以聖學之要，其爲濂溪與進如此。張子之賢，不問而可知也。惜乎其事業不見於當時，所爲張氏園亭者，今已湮廢，不復可考。當訪其子孫及鄉之父老，問其遺基所在，使好事者葺之，而置先生祠其中，以爲吾鄉故事云。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記。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碧落石汝礪書篆。

附晦庵書賦後云：右濂溪先生所爲賦一篇，聞之於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

裂然尙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西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尙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蘊月積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其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旣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薦以竟國公顏子配尙饗

又告先師文

敢昭告於先師竟國公顏子爰以遷脩廟學成恭脩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尙饗

附邵州新遷州學記

權荆湖北路轉運使朝奉郎尙書度支郎中孔延之撰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常欲濬其淵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脩梁以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處士就閒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息滅者以夫學校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火之後補苴漏缺翦鋤荒穢至於百年民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守令不能揚德音廣上意因循故習以至於復壞其後有能奮然興之者鮮矣何先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弊在不知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惇頤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患其學舍弊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悅喜荷鍤簞食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儼乎其可觀而法也卽而趨之覩乎其可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各奮勵脩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意而爲鄉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荆楚之地左氏所謂榘楠杞梓名卿之材多由楚出夫豈無豪傑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上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銳於進學吾將見才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旣聞命遂爲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閒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覩天巧。而膾炙人口矣。俄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卽嚮所誦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誦記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由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閒。有溫泉寺。藏舟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於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將仕郎守合州石照縣令王夢易題額。

附彭推官宿崇聖院詩

渠陽幕史
彭應求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洲。

附度性善跋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詠。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思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溫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髣髴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說濂溪先生。此其筆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脩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爲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益。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貴。贈尙書。濂溪旣盛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先生所推如此。然正閱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於文。貴華而賤實。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躡藉之餘。久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巴川度正記。

與傅耆伯成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必作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故尙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喚作漫去聲紗。染得好卓者。告買一疋。

自要作夏衫。并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煥加愛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三月四日。

慰李大臨才元疏

治平二年

惇頤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

惇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與來。知安樂。喜無盡。惇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卽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實狀。拜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夜。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手帖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韓姊。善善。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便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姊。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將息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間。善善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不得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

心否。周幼二安否。何如也。

鄒教授跋云。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書遺文。惟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十月。蓼來春陵。訪先生遺迹。久而後得此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之。先生始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惇。頤。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褒贈其先人者。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蓋其未避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年爲嶺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於是遷於敷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昭武鄒翦謹書。

南軒跋云。栻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其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先生舊迹。已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鐘樂里樓田。生二子。長曰礪。礪之子仲章。第二帖所寄是也。次卽先生。石刻又載。濂溪隱居在其鄉石塘橋西。蓋舊有此名。先生晚築廬山之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父老相傳。尙能道先生此意也。栻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寶藏之。仰慕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左方。刻石桂林學宮。與學者共焉。淳熙三年月日。張栻。

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君慶牒。

承奉郎守太子中允簽書合州判官廳公事周惇實。右某謹祇候謝。都曹員外伏聽。

處分件狀如前謹牒。

嘉祐元年十一月 日具位 某 牒。

賀傅伯成手謁

嘉祐六年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惇實專謁賀

新恩先輩傳弟 三月十二日手謁

度性善跋云。濂溪以嘉祐元年爲吾州僉判。至五年六月九日解去。越明年。從游之士。遂寧傅者。登進士第。相遇京師。是歲唱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濂溪往賀之。蓋釋褐之三日耳。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說。二說當卽所謂易通者。往時晦庵先生書正所藏伊川手狀。有曰。濂溪遺迹。計其族姻閭里。間必有存者。後書又曰。濂溪文字。更曾訪問得否。先生拳拳之意。冀欲得易說以補通書之遺。傳之後世。而歲月深遠。不可復得。未幾而先生亦已易簪矣。然正平日所以聞諸先生者。則何敢忘也。頃自嘉定還成都。偶於二程祠堂之右塾。偶得此紙。及明道伊川書各一。伊川筆迹。宛如前帖。明道以蜀箋作小簡。漫滅者數字。先生所以丁寧於正者。雖不止是。然斯文之傳。三君子者。實啓發之。盤盂几杖。尙不可忽。而況於心畫之微乎。嘉定十三年八月日。後學樂活度正。謹書於重慶之郡齋。

書仙臺觀壁

周濂溪集 卷八

先生合陽沿外臺檄按臨赤水縣簿書與將仕郎赤水令費琦游龍多唱和八首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晉馮蓋羅躋攀聊足到官心。

附費令詩云。先生舊隱寄煙岑。丹竈仙臺暫訪尋。觀有馮蓋自歎不如雞犬幸。偶霑靈藥換凡心。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費令詩云。巖扉相望路紆盤。杉檜風高夏亦寒。游徧陡忘名宦意。恨無生計可休官。

喜同費君長官游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閒。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費令詩云。平生癖愛林泉趣。名利縈人未許閒。不是儒流霽風采。登山游騎恐難攀。君沿外臺簿書

呈謝簽判殿丞寵示游山之作

夫君落筆盡珠璣。不比相如意思遲。君只於眉巒往還遂從此合陽須紙貴。夜來新有愛山詩。

和前韻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附李悅齋跋

塵乙酉歲曾游龍多。愛其幽勝。獨恨山中未有建炎。紹興以前諸賢題詠。今聞同年友戎監度周卿嘗

屬其鄉士趙飛鳳訪求。飛鳳爲梯空陟險。至高崖危磴斗絕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君費琦唱酬詩八首。實嘉祐五年正月所刻。苔蘚剝蝕。嵐霧蒙翳。飛鳳洗剔除治。幸字畫未至剝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迹罕到。今雖刮磨表出之。恐久仍復堙廢。乃別伐石屬。大書刻之。鴛臺寺。俾來游者皆得縱觀。豈但增茲山之重。又與興起士俗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爲無補。紹定庚寅春分日。眉山李壘題。

劍門出劉禹卿集
劍門銘詩集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出應
陵集

公暇頻陪塵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腳。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灑灑。高林雲色淺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附清獻和詩云。顧我入趨堯闕去。煩君出餞贛江頭。更逢齋寺千山好。不惜蘭船一日留。清極到來無俗語。道通何處有離憂。分攜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別本云。清獻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游香林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也。非也。

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同游羅巖。嘉祐八年正月七日刻石。

聞有山巖卽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閒名利心。

同石守游

朝市誰知世外游。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闌久。爲戀林居作退謀。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自香爲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歿去繡衣新。畫一作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三月山方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鄴都觀三首刻石觀中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真風杳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右仙都觀

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右讀英真君丹訣

久厭塵盆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右宿山房

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春州

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度山煙鎖埋清晝。爲國天終護吉人。萬里詔音頻降下。一方恩惠盡均勻。丈夫才略逢時展。倉廩皆無亟富民。

題惠州羅浮山出羅浮詩集

紅塵白日無閒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閒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真。

贈虞部員外郎譚公昉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濃溪書堂

元子溪曰。讓詩傳到於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願相欽。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閒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洗。瀑溪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敲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聖賢談無音。窗前卽疇圃。圃外桑麻林。千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與周子。相邀風月諄。

思歸舊隱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窗瀑瀉清。閒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夜雨書窗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遠屋是芭蕉。一枕萬響圍。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舊無此五字。而此詩又連上。共作一首。今從遺芳集改正。

舊隱濂溪上。遺芳集作濂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爲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書春陵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閒。

南軒先生語錄中一條。或於春陵舊門扉上。得一詩云云。先生詠之曰。此濂溪詩也。

東林寺題

周惇實、茂叔、余從周、元禮、孫儼、安禮、王深之、長源、沈遯、容達、樂岳、惟嶽、嘉祐庚子十月二十一日。相會東

林寺。

澹山巖扁留題

周惇頤攜二子壽、壽歸香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瓊、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廣同游含暉洞。治平四年後蔣

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

轉運判官尙書駕部員外郎周惇熙茂叔尙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游。

德慶府三洲巖留題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游。

肇慶府星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游。

附蔣概巴東龍昌洞行記云。循溪而上有溪湛然者龍昌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繇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對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玉屑而亂下者峯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劔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閒之怪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

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巖崖若闕。迎舟而通。益見溪山
函束。澄澗秀拔。層巒怪壑。下鑿淵底。銳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若秋至。澗草巖花。異卉
鬪發。龍潭窪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覺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
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情甚相樂者。
時復挂猿飛雉。飲啄而上下。游鱗水鳥。出沒於前後。葆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
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怪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槳鳴嘔啞。漸出平曠。竹林陰
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概也。予與游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
嘗著意於其閒。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爲
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戩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居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桃。飲
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可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
恐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如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鈞鐔潭。嘗曰。孰使子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游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
密。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磴險。僅
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較
其幽深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

予之游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予爲三今輒厚自誇大亦命之爲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之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概記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泝峽至秭歸聞龍昌之勝與遂陵蔣概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概爲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任所寄鄉關故舊

先生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復任永州通判仲章姪至任歸有詩與之云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春晚

荇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九

周子遺事朱張語錄附見於後

伊川先生作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少年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閒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明道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甘節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答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

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三段應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一本作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又曰。吾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閒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因見果知未也。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字可了。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談訪先君。先君畱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其詞云。臣伏見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蒞。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繁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賊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亦會清獻在中書。擢受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見胡萍鄉本。

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荆公爲提刑。在嘉祐五年時。荆公年四十。先生年四十四。

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孔延之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汎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力。亦莫亢其勇。

哲宗徽宗實錄云。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所得。如

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

見謝氏性學淵源

朱震進易傳表曰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

概概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李愿中先生答朱元晦書云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屋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見全本今乃

得一觀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

氣象絕佳曾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嘗存此體段在曾中庶幾遇事

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營道何乘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

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同

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後至今蕃衍云

朱文公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袖灑落有仙風

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

葉賀孫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章及心一也一章謂程子承周子一派都自太極中發明曰然

或問周子是上面去見得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

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卻從上貫下來。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之，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已上八段 晦庵語錄

侍坐正夏堂，論濂溪爲道學宗主，乃在道州，可謂此邦盛事。對曰：「濂溪不由師授，真所謂自得。曰：濂溪始

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

夸。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底人。南軒語錄 答程椅問

附錄諸賢贈送唱酬等作

送周茂叔赴合州劄判

任大中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翽太博

傅者

古人務樂善。見士卽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吳蜀。顧子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識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玦璫變良玉。一違几席來。義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賸摘籬下黃。痛飲杯中醪。清淡已忘倦。佳篇又相勸。畢力爲徒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志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和周茂叔暨閻裴三公招隱詩

三賢趨向一家同。不欲塵埃作苟容。明逸招歸豹林谷。樂天邀入香鑪峯。

賀周茂叔弄璋

成都呂陶

仁厚陰功素所施。熊羆佳夢此何遲。藍田寶璞眞希世。丹穴仙雛亦爲時。善慶源流歸顯報。崇高堂構襲初基。他年若許林泉老。卻看兒孫振羽儀。

送周茂叔殿丞序

詩并

呂陶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知於人。得乎中。不奪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趣尙。故能也。人之分。睽於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驚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僞。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

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警於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汎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瀆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廣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作，用舍惟道，行將遜去山林，以全吾思。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子之所不能歟？以子之所不能於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辯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爲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文以送，陶旣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月南風溫。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湍威雷霆擊，石勢龍虎蹲。漂搖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浩溟渤，坐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激靜源。青雲路三峽，寄傲開琴樽。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旣一致，卷舒惟義存。未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贈茂叔太博

潘輿嗣

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真祇隱仙。仕儻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往滄浪問釣船。

題濂溪

潘輿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激灑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戶牖。義表雙劍峯，隱隱插牛斗。疏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卽是關門叟。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

皆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斲鼻固未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殷勤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車馬徒。橋橫莫回首。

和茂叔憶濂溪

潘輿嗣

憶濂溪。高鴻冥冥遯者肥。玉流來遠不知源。源重巖翠深遮園。試將一酌當美酒。似有冷然仙馭飛。素琴攜來謾橫膝。無弦之樂音至微。胡爲劍佩光陸離。低心俯首隨轉機。伊尹不忘畎畝樂。寧非斯人之與歸。

同周敦頤國博游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櫂復登高。虎頭城裏人煙闕。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尤清樂。數里松風聳骨毛。

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

趙抃

蜀川一見無多日。贛水重來復後時。古柏根深寒不變。老桐音淡世難知。觀游邂逅須同樂。離合參差益再思。雖有黃花樽有酒。大家尋賞莫遲疑。

次韻周茂叔重陽節近見菊

趙抃

爲僚初自喜。邀客亦逢嘉。把酒須同樂。分襟莫預嗟。未成登畫舸。好共戴黃花。試向東籬看。秋叢映曉霞。

次韻周國博不赴重九飲會見寄

趙抃

嬾菊浮香酒潑醅。命儔歡飲鬱孤臺。如何此會翻爲恨。爲欠公車一到來。

九日年豐獄訟稀。望君同醉樂無涯。樽前慰我區區意。只得登高一首詩。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山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閒。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靜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激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說兌。

送周茂叔通判虞部赴零陵

程師孟時知洪州

移官遠過耒陽西。好景重重合盡題。永水自然勝贛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腳。境上鄉人待馬蹏。曾是忠賢流落處。至今蘭芷尙萋萋。

寄永州通判周茂叔虞部

趙抃時知成都

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鄉程。九疑南向參空碧。二水秋臨徹底清。詩筆不閒真吏隱。松庭無事洽民情。霜鴻只到衡陽轉。遠緒憑誰數寄聲。

益帥趙閱道以詩寄周茂叔程公關相率同和

潘興嗣

道交衷契少人行。況是雲霄自有程。目極一涯天共遠。心期千里月同明。春歸錦里豪華地。秋入浯溪冷淡情。山水高深無限意。爲公分付玉徽聲。

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內成十詩奉寄閩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十二月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途中得瀟湘流水闊巫峽暮雲疏

不得從君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虔與永二郡孰安閒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未盈冠喜靜心長在耽詩性最慳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責誰知睿澤寬還爲半刺史不失古虞官別乘今誰厚朱幡舊最慳遙憐春色好並蓋縱游鞍

茂叔書言與永守陳郎中有舊

地與江淮近鄉人感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嗷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渠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學語便鏗鏗鳳老雛方秀珠圓蚌轉明吾甥真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絨冕有子侍藍輿滌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俸賸應得更添書

茂叔濂溪有書堂

八郡湖南使稜稜盡有名刑臺本鄉舊提利程公鄉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吾戚饒風力伊人最直清預知

相見日傾蓋便投誠

宗邑祲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凶霖浸宮闕湧水注江河秋大鬼盛天爲疫夏大陰強雪薦瘡冬大知君

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對雪寄吳廷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蟲魚。大義誰窺覷。微言尙闕疏。煩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仁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太易知幽蹟。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冰壺此外更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聞周茂叔中年有嗣以詩賀

何平仲

慶門崇構已多時。五百年方是此期。樹長瓊枝生較晚。珠根驪頰得來遲。桓溫貴骨天然別。韋相傳家道不衰。衡岳惟高湘水闊。共知長與福爲基。

題周茂叔拙賦

何平仲

僞者勞其心。關機有時闕。誠者任其真。安知拙爲拙。捨僞以存誠。何須俟詞說。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迫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間。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公高躅到松關。

濂溪隱齋

任大中

溪繞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

任大中

公廉如古人。祿利十鍾疏。照髮一簪墨。樂歸溪上居。羣峯插雲秀。滿眼如畫圖。一甕酒自足。數畝稻有餘。

夜月搖吟筆。朝廚摘野蔬。渴飲溪中水。飢不食溪魚。大溪深一丈。松筠自不枯。公心保如此。真爲廉丈夫。廉名似溪流。萬古流不休。我重夷齊隱。日月光山丘。夷齊魂若在。暢然隨公游。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闊。風帆八月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釣竿。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任大中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及秋來雁。直到瀟湘水盡頭。

寄廣東運判周茂叔

任大中

凍雲滿愁目。黯黯塞遙空。久客江湖外。殘年雨雪中。醉鄉無伴入。吟社與誰同。莫訝音塵闊。天南絕去鴻。

題濂溪書堂

孔平仲

廬阜秀千峯。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簡淡。住在溪之曲。深穿雲霧占幽境。就翦茆茨結空屋。堂中堆積古圖書。門外回環老松竹。四時風物俱可愛。嵐彩波光相映綠。先生於此已優游。洗去機心滌塵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鶴哀猿夜同宿。方今世路進者多。百萬紛紛爭轉轂。矯其言行鬻聲名。勞以機關希爵祿。由來物役無窮已。計較愈多彌不足。何如瀟灑靜中閒。脫去簪紳臥林麓。先生此趣殊高遠。不以尋常論榮辱。奈何才大時所須。猶曳緋衣佐方牧。鸞章鳳羽出爲瑞。未得冥冥逐鴻鵠。先生何時歸去來。古人去就尤宜速。須憐溪上久寂寥。蒼煙白露空喬木。

附錄諸賢懷仰記述等作

按已下諸詩疑皆出於先生歿後之作。何以知之。觀蘇公詩有曰。偶似西山夫。黃公詞序曰。二子思詠潛德。何棄仲詩序亦曰。坡公有故茂叔濂溪詩。由是知衆作之出於先生歿後。而當別爲一卷矣。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濂溪詞序

黃庭堅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轉運司。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濫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結清紺寒。下合於濫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久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

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壽皆好學承家。求予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
巨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瀉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
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清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
就閒。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歌。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
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
敢侮。

濂溪詩

南幽張舜民

洗耳褰裳本緒餘。何須外物表廉隅。碧梧修竹藏丹鳳。空谷生雛老白駒。水爲不爭方作濺。溪因我有始
名活。北人要識濂溪景。請問江州借地圖。

濂溪詩

王庶

先生帝王師。韞匱求善價。連城既不售。抱恨歸長夜。音容忽已遠。遺芳鄙蘭麝。至今西洛賢。猶識唐虞化。
俾之坐廟堂。小或齊諸霸。奈何與世違。擲揄困嘲罵。嗟予晚聞道。味如倒食蔗。逢時多艱難。艱難無休暇。
歸來廬山邊。弛擔休征駕。尋幽經隱居。脩竹樊田舍。傳家惟稭子。感涕淚交下。濁醪再三傾。薄用菁茅藉。

營道齋詩序

何棄仲

道州本
作何弃

春陵郭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有子曰惇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慕之。每稱獎其子。濂。濂即次元。亦爲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惟多其廉退。脩水亦上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甫數舍。彼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託宿於茲。且有墳隴。留人比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話前事。賦詩曉兒曹。儒行篇中有至論。書齋鄉縣兩存存。南音楚國鍾儀操。仁術函人孟氏言。近信每隨流水到。舊廬凝望度雲屯。里非勝母泉君子。循取佳名覩聖門。

游濂溪辭序

鄒專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游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士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啖。不應媿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專觀之。俱失也。專廩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游焉。訪先生之遺迹。且道世人之惑也。敢述以辭。

度營川之脩梁兮。溯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瀾池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於荒陂。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余以濂溪。閱民

氏而皆周兮。本其系而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巨壙兮。逢掖淪於布衣。詠先生之所服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絕塵之姿乎。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羣而不羈兮。抑敷俗之未衰乎。傍徨乎奚忍。偃而去之。迫日暮兮。旣去而猶遲遲。幸頽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環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櫨兮。乃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不得兮。尙闕此而庶幾。悲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渭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盪江之所築兮。志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峯而實之。病後之人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暎。妄取濂而增水兮。由媚客而請詩。噫其本之不覲兮。宜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澶泔與漚泆兮。賁七泉而爲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爾奚澶泔之不疑。曰音暎而無取兮。漚與直亦參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媿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可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摧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廩雖空閭里有。功成歸去朝日邊。吏闕虛堂得晝眠。後園好花初著土。前簷新竹已參天。貔貅未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爲五峯胡宏所作。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席於光風霽月之亭。

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朱熹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吾觀陽陰化。升降八絃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勉齋黃氏謂首篇橫說次篇縱說故並錄之

有宋淳熙歲承火羊。月臨水鼠。陽生後之三日。郡太守王漑。同貳車趙希勉。周梓。款謁濂溪先生祠堂。陪禮者幕官呂蟻。唐紹彭。朱光祖。邑令尹黃灝。廣文應振。郡庠諸生六十有二人。行禮訖事。王漑賦詩二章以紀其事云。

鄒魯宮牆世莫踰。先生深造類平居。功名歲晚雲歸岫。德業川增水到渠。潔靜精微窮太極。明通公溥見遺書。要知今古存清致。一派濂溪玉不如。

發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喜有人能弘此道。定知天未喪斯文。永陽遺俗堪垂則。潞浦流風又策勳。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留題九江濂溪書堂

度正

維暮之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

再題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游。向人魚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麼幽。

嘉泰二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正與趙琥伯玉。冉木震甫。來謁先生之祠。索米作粥。采溪毛。具杯羹。從容

移日。伯玉仍載郡醞與俱。蜀人度正書。

濂溪識行 嘉泰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然在。肯與人閒較盛衰。

永嘉薛師董同兄筮從友劉仁愿同來 丙寅孟春

縛屋匡廬老不歸。晨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植春風布。一水涓回鼓瑟希。翠柏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暉。洗空天地銷餘滴。獨怪門前多魯衣。

題祠堂 嘉定改元四月八日

江陵王子修

先生粹德妙難名。霽月光風狀未成。獨有溪流環舊隱。道源一派至今清。

錢塘學者周剛敬題

兩楹夢奠幾千年。較死苟揚不得傳。大學中庸幾墮地。光風霽月忽開天。百王道統新吾宋。一代儒宗首此賢。身後斯文猶未喪。韋編有易付伊川。

題濂溪祠

昭家世括蒼。誦先生之文。覩先生之像。舊矣。獨欲拜謁祠下而未能。開禧丙寅。試吏治邑。滿秩而歸。道由九江。望祠宇咫尺。輒持香一瓣。躬造先生之堂而致敬焉。若夫心之所傳。誠有出於言意之表者。先生必有以鑒之。端拜之餘。謹書古詩以寫崇慕之意云。嘉定己巳九月二十日。承學鮑昭書。

盤古得希夷。妙用彌宇宙。微言莫能祕。未派自穿溜。世方尊兩耳。出入快馳驟。頰舌以騰說。鳴蟬咽風脰。豈無後來英。出力徒自救。章分而句析。傳習轉訛謬。先生道德尊。一洗當世陋。使人意已釋。醜雞發其覆。古聖不傳處。卓然獨神授。百世不磨滅。正聲日諧奏。低頭媿微官。西望祠已舊。平生夢不到。蕭然斂襟袖。昔傳簡冊餘。精微未容究。登堂覩遺像。至理得心叩。豈不思古人。淺末敢偏就。敬持一瓣香。百拜更三嗅。

題濂溪

嘉定辛未十月二十七日

薛 棻

自秦已降非無術。由孟而來得此儒。開物於寅誰返拙。先天有極僅傳圖。故廬仍在光風裏。茂草能看生

意無末學詠歌溪上去。可應候子獨樞趨。

學生幸元龍百拜敬書

萬頃寒波浸碧天。蕭蕭茅屋冷鑪煙。可憐薄俗趨時好。不為先生整舊椽。

題濂溪

天台林煥文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蹏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覺。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

於越柴中行江東逕判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廬阜閒。斯文傳墮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與顏。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先生教人親切之語也。後學宜盡心焉。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頻覺市聲絕。從忻天宇寬。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塵埃百不干。
嘉定七年九月十三日敬拜濂溪先生祠下

叔文仲璉

迹踐心親四十年。口吟手舞亦欣然。眼明當日清溪上。身到平生霽月邊。天實有言誰啓祕。道從無極獨開先。持循不許秋毫失。期契堂中覲面傳。

魏鶴山督帥日領客溪堂分韻詩并序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同書樞院奏事。既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四。謂是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淡風輕之詩。分韻有賦。而詩有二言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分。奉詔行三軍。赤手張空拳。幸脫貔虎羣。四海蓮花峯。濂溪漲清芬。擬求一勺水。浣我三厨塵。翠斂明夕霏。晴雲盪朝氛。重上夫子堂。警欬如有聞。池蓮已濯濯。庭草長欣欣。重惟夫子書。千古拔昏闇。善惡萌於幾。陰陽互而分。一落俗儒喙。繞齒牙齷齪。流傳豈不廣。世道滋放紛。書生屢乞骸。歸耕故山雲。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分韻二十四詩。督府一時名勝之所賦也。惟鶴山一篇。為濂溪作。附錄此編。外餘則自有集云。

濂溪六詠

潘之定

此心安樂莫非廉。媿水成名亦偶然。溢浦春陵隨地在。不應太史失其傳。黃太史稱先生以其所樂者總生家春陵之濂溪。其居九江。亦曰濂溪。示不忘也。然太史與先生同時。豈真不知濂溪者。學者當味其言。

先生雅愛水中蓮。尤愛蓮花峯下泉。此水此蓮誰會得。一窗生意草芊芊。濂溪發源於廬山蓮花峯下。

家住城南數畝宮。杖藜來往此堂中。吟風弄月人何處。極目閒雲數去鴻。詢之士人云。先生居城南。往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小相羊。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卻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書與圖相發明。

參也竟以魯得之。拙堂存舊未為非。光風霽月新題扁。別作新亭互發揮。書院舊有拙堂。今更扁曰光風霽月。信美矣。然拙之一字。先生

周濂溪集 卷九
受用處不可廢也。書以識之。

一七八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朱熹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辛亥。後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再拜於濂溪先生祠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見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留題書堂

李塋

眉山李塋敬謁濂溪先生之祠，與先生五世孫澹、蒲塘、蔡念成晤語久之。同來者普慈鴻繼、丹棱程鏐、塋之子鏞侍。嘉定癸酉孟夏朔。

同前

安公直

尊賢重道，興廢振墮，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忽然不問，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剏橫渠張先生祠，市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詠思不已。今江州史君恪守先訓，鼎新先生祠宇，爲周氏後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道規。蜀人安公直祇拜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辭，蓋躬行先生而有得者，與俗吏庸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於拙堂。從游者嘉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

同前

魏了翁

嘉定十五年秋七月庚申。臨邛魏了翁。及眉山蔡震龍。李從周。合陽謝子欽。資中侯季任。楊約。太華李材。眉山張肇。程立之。臨邛高斯謀。劍陽張資深。會於濂溪書堂。以易名得請。告於元公。江山風月。儀刑如在。同游之士。各適其分。充如也。了翁之子近思。約之子暉。侍。

同前

家大酉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元公周先生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月時氣象。尙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禩仲秋上浣。

同前

呂昌裔

潼州呂昌裔。東平劉震孫。率塗仁。范大淳。袁埴。蘇庭珪。祇謁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廬阜。油然有發。泛舟而還。昌裔之子概。彙。猶子寅。震孫之子儒珍。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此詩近見遺芳集錄之

濂溪說

熹舊記先生行實。採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

久。懼反以異辭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專官春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濂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其地。又別字號爲樓田。至濂之爲字。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專常有文。辯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常爲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方將拜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鈔版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君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

題太極西銘解後

朱熹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諸儒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聚樂堂說

何士先

濂溪先生發孟氏不傳之秘。以淑諸人。始自伊洛。卒徧天下。厥今九江以南。暨五嶺之陴。先生足迹所至。皆立祠奉之。惟謹。四方學者。凡有得以先生之緒餘。往往爲正人端士。噫嘻。亦甚矣。吾鄉乃其正宗。薰陶漸漬。視他邦宜過之。而反不及焉。何哉。豈吾東家丘未尊信於魯人。而傳之者眇耶。夫道不遠人。匹夫匹

婦之愚。可以與知。日用飲食。斯須違之不可。獨以先生所至而存。所去而亡。而學者必曰。得於先生云者。蓋其師承源流之所自焉爾。惟人各尊其所自。於是相與尸而祝之。以報休德之亡窮。不然。捧土立木爲叢祠。水濱竹閒。若野眈然焉。攸用吾曹。既知所以事先生之禮。抑思所以尊先生之實。春秋饋奠。盍簪於此。目先生之睟容。心先生之奧學。必求太極通書所諭者何旨。必求箠瓢飯蔬所樂者何事。切切惻惻。開誨琢磨。所見益明。所得益豐。以善其身。以風其鄉。人莫不皆爲仁義中正之歸。夫然後知斯堂之不虛設。先生之言曰。道義有諸身。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今爲斯堂。所以事先生。且爲朋儕講貫之地。士先請用先生遺訓。勝之曰。聚樂。諸君皆曰。然。因屬士先爲之說。

春陵續編序

葉重開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春陵本最先出版。浸漫滅。重開既白諸君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併以南軒晦庵二先生太極圖說。復鈐本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閒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錄。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庵更定周子之書。至於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稿詩文。附見諸舊秩者。悉從刪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庵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況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自遠而卽近。由麤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畢

錄於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矣。云淳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於希賢閣。

書文集目錄後

度正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說同人說寄之。先生乃屬合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游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道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祕，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之麤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婺本三書序

王夢龍宗

孔子歿而微言絕，孟子歿而道統絕。晚周而下，枝爲百家，蔓爲異端，枿爲傳注，華爲辭章，泯泯禁禁，萬古

如夜其流禍之慘。天地爲之磔裂。民物爲之糜爛。世道爲之凋落。蓋千百年於此矣。及我朝而濂溪先生始出。泝洙泗之絕派。濬關洛之正源。至程張諸先生而益明。歷朱張呂三先生而大備。立言詔後。是不一家。其尤大彰明者。濂溪之太極圖通書。橫渠之西銘是已。然皆理博而辭約。旨微而語邃。學者往往眩其大而苦其深。先儒踵作。有解義在。夢龍時取而沈潛。歷飫之。犁然會予心。渙然泮予疑。淵源之奧。幾無餘蘊。猶懼夫人之不得盡見也。詎容不思所以廣其傳乎。因念昔龜山疑西銘。而伊川發明夫理一分殊之論。二陸疑無極。而晦庵推衍夫無形有理之旨。問不厭審。辯不厭明。嗚呼。太極圖通書。學易之門戶。以明夫三才萬化。異用而同體。西銘求仁之闡奧。以明夫天地人物。理一而分殊。學者沿流以尋源。則此編其舟航也。深造其源。誕登干岸。回眴津流。亦假涂爾。況舟航乎。紹定改元二月既望。山陰王夢龍序。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年譜

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樂里濂溪保諱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周之先自帝嚳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卽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卒左侍禁成都鄭燦女是生先生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州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耑指清濂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所據也先生常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爲濂溪先生云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游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濂溪之西十里有巖洞高敞虛明東西兩門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圓若月望俗呼月巖先生好游其間相傳覩此而悟太極想當然耳

八年庚午

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諫議公既卒，先生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龍圖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以敍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是年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

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先生母僊居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以序考之。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攝袁州廬溪鎮市征局。袁之進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

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

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與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事之。及爲郎。每遷授。嘗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卽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

川年十四。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是年冬。以轉運使王逵薦郴州郴縣令。有修學記。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郴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皇祐元年己丑。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汗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時年四十。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概。洪崖彭德純游焉。至十一月至合州視事。

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爲誰氏子。蓋當時鄉貢之士。聞先生學問。多來求見耳。遂寧傅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傅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後書又云。達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默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志稱長子壽生於合州。當是此年。

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鄴。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鄴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二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縉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閬中人。太常丞蒲師道之子也。從蜀江道於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是爲先生繼室。

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簿書。與其縣令費琦游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生解職事。還京師。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並詩。先生在合。士之從學者甚衆。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在郡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先生東歸時。王荆公安石年十九。提刑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傅耆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

輩傳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堂前有溪。發源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盪江。先生濯纓而樂之。遂寓名以濂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依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既至虔州。知虔州者趙清獻也。先生前在合陽。清獻爲部使者。人或譖先生。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七年壬寅。

先生時年四十六。志稱次子濬。生於虔州。當是此年。

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希聖希顏游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時年四十八。冬。虔州民間失火。焚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黠外縣。不自辯明。遂對移通判永州。吳人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贛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腳。境上鄉人待馬驂之句。

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復古游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詩。復古名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於濂溪云。簷前翠滿迫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先生以疏慰之。四月。趙清獻尹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十一月。合饗天地於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在武昌嘗以詩一軸。遞中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

三年丙午。

先生時年五十。在永與族叔及諸兄書云。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又寄詩與鄉人。有故人若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

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與耕之。以酒壻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攜二子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廣。同游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與。俾掌墓田。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先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旣去。永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

同人說寄傅伯成。時傅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傅復書云。蒙寄贖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庠。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州遷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自作釋菜文。率僚吏諸生。告於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卽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祝祠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利便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先生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先生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刑獄職事。行部至湖州。有題大顛堂詩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時虞部員外郎中杜誥。知端州。禁百姓采石。蓋端溪

石爲研最良。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研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寃。俄得疾。聞水嚙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鄭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磨紱邪。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歸。

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嘗築書堂其麓。至是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

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六月七日也。二子壽肅。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僊居縣太君鄭氏墓側。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有玉色金聲。伊傅自視等語。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黃太史亦稱先生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極圖。如親見先生容貌。接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盡其妙如此也。今其文具載附錄。可考而知。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

搏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剽圖。後人從而爲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游。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歷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謂問於此二人者。卽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先生旣沒。春陵人祠之學宮。官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

宮者。遵故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部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庵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詳見附錄。今文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卽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壽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出。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侍制。旣顯。累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獨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師聖。尹彥明。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庵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庵。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謬。明其心法。以詔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可繼而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默識。然後爲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明其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旣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卽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復議。久之議上。賜諡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風勵學者之盛意。如此其至。有志者可不知所勉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披求其當世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游先生嘗以姤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壘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遺誤正往時嘗有志徧游先生所游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披羅補而修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而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爲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或有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弟蕃執筆從傍書

之。及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緞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并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宋史道學本傳

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惇實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僮妾。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濂咸官至寶文閣待制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輿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

務在於怨。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矧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尙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議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夢。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薰。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讜讜日甚。風俗之儉。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鄧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

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清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汗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

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附錄諸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迪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賈謚。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章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尙勉之哉。迪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贛川曾幾記。

邵州復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於城之中。左

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唱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洵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庖庖，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忒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子爲弟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跋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

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盡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乎義利之方。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械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緊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於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庑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嶮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柴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廡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於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

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蓋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墮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轄蕭楹、進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萬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不獨我數千里遺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卽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燾能發之，微晦庵燾能領之，微先生燾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謫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蓋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云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傳伯崧希濂說。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真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燾貽書廬陵楊公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事，政尙精密，嚴恕，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楊實爲之記。伯崧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要，倅伺顛蒙之人，乃亦濫吹於此承宣之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旣以攝事不載，徵楊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不爲時俗所尙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爲先生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羨之意，詠想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卻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矣。臨莅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爲貴，閒暇之時，則香清淨植之爲貴，不猶愈於蘇州燕寢之樂乎？伯崧何人，敢以蕪類之辭，爲希濂說，附於諸賢法言之末云。

尤溪縣傳心閣銘并序

張 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謫，旣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於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於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謫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沒，聖賢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話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

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踐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無欲齋記

黃榦

家本仲訪余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蓋爲我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墮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

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水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藁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渺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欠，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

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

王 倌

自夫子沒而教不立。孟子沒而學不傳。羣籍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泯。邪說橫流。義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於五季。蓋千五六百年於此矣。至我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生英哲。紹厥統緒。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發。通書四十二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明道純公。程先生。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吟風弄月。以歸。真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明顯卓。非前代之所可及。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晦庵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今敷暢之。昔啓其端。今會通之。是理之奧。大昭明於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潯陽實元公寓里。雖本春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於學。又奉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周子表倡於先。二程子充廣於後。時克接承孔子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然庫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妥靈。且無以示學者崇嚮之意。而晦庵文公。羽翼前猷。指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蜚英。實

典教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脩爲之深。顧有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四先生冠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統之盛。不待有言。固瞭然心目間。是豈尋常流俗所能爲哉。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日昃之離。浸浸而入於夜。周子程子之生如夜而旦。有目咸睹。至於朱子。如日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能爲之。於戲。建哉。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脩建之意。以俛嘗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僭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公事。王。秘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文殿脩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 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孟氏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有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

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峻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於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棫謂先生之祠。凡學皆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棫謹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嶺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卽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牒舊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州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於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於故居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閣鄭公向篤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旣長從官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其學宮石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含輝洞云周惇頤區有鄰陳廣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二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諫議大夫以手劄付猶子仲章令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其書刻石學宮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於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旣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犯秀安儋王諱而故宅基尙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儋儋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析其產聞於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尙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

於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地宅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託。不絕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本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恣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脩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鄒惠遷於敷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偃仄。更剏堂四楹。併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剏舍設像。教授章穎爲記。故居有祠。防乎此。距遺址十餘丈。隔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鎰。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羣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鎰。盡閱累世契券。親至其地。實於鄉鄰佑族黨。始得其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傍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牆。庖爨滂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屬道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尙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課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豫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

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寔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迹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誼經訂禮。宜有秩祀。自向侯子恣始祠於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即故居爲祠。何士先諸人增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既各爲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鑰。舉名得累世契券劑。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爲濂之源。又東二十里爲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則故居之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生像。其前一堂堂內重門夾塾。爲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菜於祠。顧傍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以教育之。惟鑰能世其業。則付鑰主之。尙以館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款虞帝廟事畢。游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經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俸賜錢三千萬。命知營道縣胡杙。卽其平爲室。榜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借助田百畝。乏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員二十。轉運判官趙公汝諧。亦爲歲。州通判所掌田十萬。役成。侯以書抵了翁曰。子學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

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了翁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了翁謂先生建圖著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數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時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登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天。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焉。故記人識於其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氏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號曰通經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註則襲卑踵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

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閭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矣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萃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了翁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風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象。論議風指。閭闔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諸生尙懋敬之。以毋忘侯德。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孔孟絕響。元公倡其道。春陵鬱蔥。濂溪生之鄉。往時崇祀有堂。棲士有舍。卽故居也。董侯以遠且隘。改築郡城之西。歲久始得鴻樞鶴山魏公爲之記。竟未登石。復祖來守郡。先生諸孫貢士暉者。手其文爲

請退而閱之。喟然曰：元公，吾道之日月。魏公，學者之斗山。事與辭稱，可磨可鐫。況夫南昌先生絃歌之邑，奉祠無所。復祖之猶子沂，長於斯，則經始之。謁奠問聞，復祖以半刺莅於斯，則身先之。九江先生菟裘之鄉，郡有書院，餼弟子員。復祖爲州司馬實主之，今又濯纓此水之上，參前倚衡，始終一也。於鶴山公則疇昔親炙周行間，時方權臣執國命，觀公玉堂給札之對，口誅姦諛，直氣凜凜，中心愛之。雖其後出處不偶，然復祖夙登西山真先生之門，二君子志同道合，如出一轍。噫嘻，是記也。前人有所不暇刻，使復祖又以不暇辭，懼來者無所考訂矣。迺立堅珉，顯示不朽，俾邦之大夫士登斯堂，覽斯文，學顏志，伊吟風弄月，趫然有得於中。此則秉筆之意也。雖然，是豈特有望於道之人哉。願與世之學者共勉之。若夫書院賜扁，已請於朝，命下又將伐石以書。嘉熙改元長至日，後學古汴史復祖記。

新建濂溪書院記。魏文靖公所作也。近歲始鑿諸石，然大成集未之載焉。郡侯王先生始至，謁祠下，因取記讀之，喟然曰：文靖之學，學元公者也。其究師道之本末，慨世教之興衰，發揮通書廣大精微之旨，傳授學者，會歸體驗之方，莫明備於此。而集未登載，不旣闕與。乃鈐板增入，俾學者便於觀覽，得所據依。其可謂知先務者矣。先生諱三錫，嚴陵人。嘗登東萊呂成公之門，學問淵源，夫亦自元公來也。然則志元公之學，讀文靖之記者，宜毋忘先生拳拳之意云。嘉熙庚子孟秋月朔，門生迪功郎道州學教授吳夢弼謹書。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周濂溪集 卷十一

三二一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墮。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矣。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偃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墮。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

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且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感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尙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觀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棧。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日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

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實。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未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焉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

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於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爲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旣奉行，惟恪惟謹。飭郡將買田以備蒸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副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土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諗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於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迹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於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於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告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於州岡，前挹巴嶽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卽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棗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於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珣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蚤。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

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卽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枏。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行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 榦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弗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旣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尙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聘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

不由師傅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傳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因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記

朱熹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

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旣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腳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旣叙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旣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附錄諸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聘。蓋自孟子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汜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增謀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

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倦倦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則是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考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應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考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

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概矣。雖然。凡先生之所設施。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杭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闔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容。而考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栳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公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旣下車。周覽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庀是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於百二十年之後。儻遺迹有紀也。則固不足法歟。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學謁先聖殿。顧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相

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所爲。濃墨深刻。亦既知所向慕矣。顧今臺治。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闕。皆先生所經行處。迺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諉哉。咨爾帑吏。毋靳費。咨爾匠吏。毋諱勞。其卽臺治西偏。故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勢。染飾楹桷。瓦甍之罅。漏者補綻之。屋壁之漫漶。不鮮潔者。加聖之。又爲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映蔽。旣畢工。議榜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鄒補之記其概。補之自惟末學。謏聞。望道而未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命。雖然。竊考先生設施之緒。藐不可得。而世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春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是濂溪者。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盎盎中。洗冤澤物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爲南安士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以目指氣。使殺人於死決矣。若先生殆可敬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知向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足貴。寶甘棠之茂。惟濂溪名與之不沒。先生之名氏可知之。茲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名世良。字君晉。麻陽人。官

今爲朝奉大夫。所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仰云。

廣東憲司重勅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日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爲之減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蹏，旗腳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慄慄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於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設於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浞埽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牆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脈，元公於抗有罔

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徧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繪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

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游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聞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亦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事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癸丑。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僚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棧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濂江爲無窮矣。此棧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呼。棧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棧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棧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者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棧曰。濂溪先生管領是

邦。祠象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栻旣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以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霸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寔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周濂溪集 卷十二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卽學宮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僚屬曰古之教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於學成都典治爲西南鼓篋學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予表兄高崇亦有書請於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況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游於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祀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於漢文翁高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不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於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於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鋼於卑

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或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驅一世。俛俛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儼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嗣往開來。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寢盛。氣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旣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願予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周濂溪集 卷十二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予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所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旣不敢不勉。吉月卽校官見諸生。又爲揚摧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曰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尙。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歎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於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子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學。予撫其書而歎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春陵。倡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

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揆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君出宰金堂。蜀之大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大史大徒高弟。如樵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荊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游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予爲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沐。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誦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蹟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己。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予言卽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四先生請易名於朝。請從事於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南劍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爲之記。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

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善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来。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斂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善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懷焉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

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

元歐陽元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學爲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款謁皆然。原其初建。蓋由時制。其獨祠濂溪。亦其事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歲久祠宇寢弊。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新之。郡侯李某樂助以相。其志未訖。代去。代者區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鄱陽吳侯肯來爲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區。而郡士蔣通復亦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峯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

暨清遠樓。右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雘相映。世榮割己。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衡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甃石爲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子司封郎中壽。次子徽猷。閣待制。壽之後。遷居江州。壽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祀。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侯以遭事至州。偕世榮奉事狀謁。予歐陽元。請記以文。元惟周子祠事。若春陵。若九江。豫章。邵陽。皆有碑刻。作者多名。世大儒。元於是敍勞績。紀歲月。斯可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贅一辭者。不敢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者也。特門人可以與於斯者。鮮有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有歎美之言。及孔子沒。知此者惟子思孟子而已。兩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祕。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謂斯言非本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揚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昭然而無疑者也。西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苟知濂洛之書者。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出。當歎今

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猶有橫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爲異歟。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校官。廣書院。爲學者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繼自今以後。教者以師道自持。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元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思昔賢來游來歌之地。又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焉。吳侯肯字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歷武昌南海兩縣尹。皆有善績。爲政廉明。且知大體。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虎都魯。實綱維之。其贊襄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至正七年歐陽元記。

道源書院記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救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爲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勢不恆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旣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之準則。爲帝爲王。迭爲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概在六經。蔑以尙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爲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

之道爲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爲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爲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爲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於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事，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而出牧於此，曰吾徒先務，有如三先生，宜不得而緩者，乃相與捐俸躬募，率得義士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礮巨石，爲光風霽月亭，仍別爲一室，貯宋理皇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囑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併入南安學，密邇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者。噫！盛愚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其遺書不亡而存者，諸君子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爲無負乎明盛之時。

爾成化丁亥長至日。賜進士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崑山葉盛撰。

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爲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名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於征。民瘼已瘳。自病易州。謂宜復聘。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況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漣沍。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於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物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陳一醑。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尙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庇職之初。拜謁祠下。敬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遺言。比宰南昌。實先生昔年絃歌之地。今又來官於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懷然如在。方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尙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二月八日

趙崇憲

孔孟既沒。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廡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不遂後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趙崇憲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祕。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教未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爲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駕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漕使楊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粵惟先生。金玉其質。闡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炯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楫假道江濱。獲覩遺迹。高山景行。服之無斃。薄酒三奠。聊伸悃悞。

到任謁祠祝文

癸酉五月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祕。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蒞事云始。母敢不敬。謹涓日吉。祇款祠下。尙冀有靈。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漑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吐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漑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睟容。卽之若溫。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旣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風誼用勸。習俗以敦。春秋

主祀敢諉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修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涓吉日。肇舉修梁。洪惟我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蘊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堯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齋之在寢。牆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頓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宇。方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更喜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廣孺子之歌。

東 樓觀峩嶷氣象雄。知是鬢宮今剏始。暮春同詠舞雩風。南 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函三。西 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道原正統屬濂溪。北 厦屋渠渠仍翼翼。來游衿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上 宮室廣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此樂元來無盡藏。下 負郭百間新學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使君能教化。

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閭。悟正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伏以劍佩鏗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君賜。於皇聖世。丕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於以覺人心而開天理。於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公。最先諸老。得抽開啓鑰之妙。斥同門異戶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關。及則賢過則聖。人識指歸。濯纓乎濂浦之濱。築堂於蓮峯之下。宛存舊址。獨欠高閣。幸逢皇上之右文。每瞻儒先之衛道。諫大夫爲天啓齒。庸新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修鳩工之助。鼎新輪奐。觀改規模。御書揭而通書有光。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宮牆數仞。洋洋乎宗廟百官。紫煙峯屹若在前。惟仁者靜。景星湖泓然居左。迺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龍章新渥爲元公。卜吉築虹得天助。雲開晴日上簾櫳。西。考亭伊洛出濂溪。諸賢會得圖書意。孰謂斯文不在茲。南。雨後前山覺勝藍。寒雁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著青衫。北。入門傑閣雲霄逼。靜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流滿三極。上。心香一瓣誰皈嚮。鄉坡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下。朋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便伊顏。盡爲先生增道價。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天廣。名教日尊。冠義表而圓門。履沓沓而滿戶。伊顏志學人皆入自得焉。堯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

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疏曰。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維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歿。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估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而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蓋有不足於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請於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賢之廟。其後乾道閒。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未

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惇頤特美賜諡。其於表章誠非小補。惟陛下裁幸。疏入。下禮官討論。

嘉定九年。了翁再疏曰。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惇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惇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有急於此者。疏入。命禮部、太常寺同共定議。

太常丞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固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錮。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烏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概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於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祕。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語其概則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

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近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嗜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於書後。或雜於註釋之詳。或嚴於問答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證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通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吏部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言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及觀河汾王通嘗游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

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諡曰元。
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廟庭。尋追封汝南伯。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越三日。加封汝南伯。

寶祐五年。敕賜九江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復賜道州濂溪書院額。

道州守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於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
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詔曰。蓋聞孟軻既歿。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尙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近稽彝典。已崇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應有字樣。加封道國公。原本無之。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芾。冀寵命之斯承。

明英宗正統元年。詔修祠墓。優卹子孫。

景帝景泰七年。詔取適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於九江書院。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

先是嘉靖中。詔以朱子之父松。程子之父珦。從祀啓聖祠。於是國子監學錄楊成章。道州人。請於永州府。曰。啓聖一祠。崇祀先聖。厥考配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從以程珦。朱松。蔡元定。誠曠古所無之規。萬古不刊之典也。竊惟周子。有宋大儒。輔成者。周子之父也。周子既從祀於孔庭。輔成亦當從祀於啓聖。何也。孟子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崇報者及其所生是已。然孟子之去孔子。歷年非遠。其微言妙旨。猶得以私淑諸人也。自孟子歿。千四百年。昏若長夜。周子一旦奮自南服。不由師傅。默契道體。遂廓清而昭明之。論德數烈。當與孟氏齊而爲一。卽崇及所生。而使輔成從孟氏之後。豈爲過乎。夫道統之在近。代。則誠周子濬其源也。程子者。得其源而導其流也。朱子者。得其源而揚其波也。蔡子者。得其源而衍其派也。學有源流。統有先後。導其流。揚其波。衍其派者。皆推崇其父矣。而濬其源者。獨不得推崇其父。無乃闕典。考之輔成。祥符八年登第。終賀州桂嶺令。所歷多善政。操守最孤高。雖未有著述。可匹元定。而貞履循蹟。方之程珦。實無軒輊。有子輿之嗣。無孟孫之襲。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於輔成似爲稍抑。而所以隆禮周子者。猶有未盡也。成章皓首經生。恭覩聖明。考古定典。文教大張。故敢冒昧僭陳。如蒙准呈題奏。下之輿論。當必有以愚言爲是者矣。

明年家孫博士周聯官具呈於提學道俞士章。經巡撫都御史郭維賢。監察御史徐兆魁會題。禮部尙書范謙等覆奏。於是以輔成從祀啓聖祠。

本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議以適孫蓮充五經博士。

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敬。奏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并查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聖治事。臣伏案有宋大儒周惇頤。永州府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深主靜。上傳孔孟。下啓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於顏子。詳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三年。從魏了翁之請。臧格之議。賜諡元公。淳祐五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敕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廢修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詔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江崇祀。萬歷二十三年。以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蓋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惟我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良由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述斯文。長官斯土。其於先賢故里。義備灑掃之役。幸值皇上臨雍大典。聖脈重光。所有惇頤諸書。宣付史館校訂。頒布學宮。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切關世教。豈可名言。臣前於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蓮。甘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卽欲繕疏具題。因賊隔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之中。而師法闡明。未敢少懈。相應據實。重

請。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題。三月十七日奉旨該部議奏。

禮部題覆。臣等議得。湖南巡按李敬。疏稱周惇頤嫡派子孫。曾於景泰七年。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部無案可查。難以縣議。伏乞敕下。臣部咨都察院。行該省巡按御史。具查嫡派子孫。果有世襲五經博士印信劄付。取具各官保結。起送。臣部酌議具題。至於惇頤所著太極通書。明朝已編刻性理大全書內。通行天下。無容再議。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行。

今上康熙十九年。復議取適孫嘉耀充五經博士。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絺虞。題爲聖心重道方殷。先賢表章未盡。亟請敕議。以昭盛治之曠典事。臣按道學之傳。孟子而後。荀揚之徒。不精不詳。迄乎五季。昏昧已極。宋儒道州周惇頤出。直接孔孟之真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祕蘊。潛修默契。闢極而章。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學焉。皆能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可謂不忘所自矣。臣又考宋嘉定十三年。謚惇頤爲元公。其詞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嘗理濂溪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季而遂失其傳矣。竊惟宋世。有惇頤然後有程朱。今二氏世襲勿替。而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

蕪。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臣請敕廷臣集議。詳考惇頤。當理學絕續之際。啓程朱道脈之傳。卽行楚撫。查其子孫果否曾授五經博士。待賜洪恩。酌加卹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百世之人心矣。本年三月十四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禮部等衙門。會議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絳虞。疏稱宋儒道州周惇頤。直接孟氏之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祕蘊。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業。皆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惇頤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末而遂失其傳矣。切念先儒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圯。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請敕廷臣集議。特賜洪恩。酌加優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萬世之人心等語。查順治十二年。禮部題明。將朱文公十五代嫡孫朱邦相之子朱煌。承襲博士。又查康熙九年。據河南巡撫郎廷相。題請宋儒程顥程頤之後裔。程宗昌。程延祀。准襲五經博士。各在案。周惇頤上接孔孟。下啓程朱。其後裔亦應照程朱之例。准給博士之職。以彰皇上闡明理學之盛典。俟命下之日。行文該撫。詳查周惇頤嫡派。并取周氏宗譜。一併移送。到日。由禮部查明應授之人。具題准給世襲博士可也。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題。四月初二日奉旨依議。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布政使司奉巡撫都察院丁思孔。行司轉府。仰州行學。查明周惇頤嫡派。

應授世襲五經博士之人。取具印結。及周氏宗譜。作速詳齎。以憑移送禮部具題。毋得遲違等因。據道州儒學署印訓導石國綸。查得應襲博士周蓮。年力衰邁。不堪策勵。有周蓮之長子。生員周嘉耀。委係濂溪嫡派後裔。并非假冒傍枝。應授世襲。并宗譜印結申齋等因。呈州。六月初二日。道州申府。轉詳布政使司。申巡撫都察院咨部候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

(87337)

國學叢書 周濂溪集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60

撰者 周敦頤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林東塘 殷秀山)

E二二二二平

祥

合

10
772207

